

编者按

九九重阳敬老日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父母恩情深似海，年少不懂，待到懂时已中年。慈母之爱无微不至，化为生活中的一根线、一餐食、一句安慰，春风和煦，温暖心头；严父之爱沉重如山，为你撑起快乐成长的一片天，筑起你身后坚实的依靠，坚定无言，永不缺席。

人活一世，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叫一声“爸，妈”有人应。陪伴是最好的报答，让我们趁父母还在，常回家看看，陪他们唠唠家长里短，聊聊往昔过往，共享团聚之乐，也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快乐安康。

九九重阳节 思念亦重重

母亲进城

熊启文

在煮饭前，母亲给我和两个孩子都盛了碗米汤。米汤浓酽，颜色乳白，样子蛊惑人心，它是南方农村的牛奶。母亲说，柴火灶熬的米汤最有营养，明天就要进城，用了电饭煲，可喝不上这碗米汤了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没发现有什么营养饮料的味道能超过米汤。我们仨端起碗，喝了个底朝天。

母亲说，60多岁的老太太还到处跑啥。我在省城里的家急需母亲，需要母亲给我带两个4岁多正上幼儿园的双胞胎女儿。母亲不愿进城，她说放心不下农村这个家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随我的哥哥过。我哥常年外出打工，母亲就带着孙儿孙女，当着留守奶奶。我搬来救兵，让姐姐和妹妹帮忙分头照顾母亲的孙儿女，解决了母亲的后顾之忧，才总算说动了母亲。

出发那天，母亲早早地起床，杀了自己养的两只老母鸡，褪光了毛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母亲说城里住高楼，杀鸡不方便，鸡毛杂碎别糟踏了邻里。母亲想得真周到。母亲边唠叨着边往蛇皮袋子里装东西：3斤黑猪肉、10斤酸米粉、一瓶自己做的辣椒酱。收拾妥当，母亲先给祖先牌位烧炷香，然后拜别父亲的遗像。

母亲有些晕车，还好坚持着没有呕吐。下车来，母亲显得异常清瘦苍老，脸上的皱褶道道清晰，神情里有一种凄楚的倦怠。对于即将开始的生活，我深知母亲的困惑。母亲住惯了农村，如今却要住进楼房，仿佛生活被托举到了空中。她感觉自己这棵树把根裸露在楼房与土地之间，离土地远了，接不着地气，心里会憋闷发慌，总觉得不真实也不踏实，像是活在别处一样，睡觉也不安稳。

进城后，母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适应。她说，左邻右舍每天都铁门紧闭，亲戚朋友远在老家，找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就像被软禁了一样。事实上，母亲很难把自己的思想和习惯真正融入这座城市。

“上岗”第一天，母亲早起就忙着准备送孩子上幼儿园。看到孩子穿衣服磨蹭，母亲直接把孩子搂在怀里，七上八下地穿戴整齐。看到孩子洗脸慢，就让孩子站到跟前，三下五除二把孩子的脸洗净。然后，左牵大、右牵小地早早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。

娇惯孩子，会让孩子刚养成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好习惯被摒弃。我给母亲讲了城里教育孩子和农村不一样的道理，结果话不投机，大吼了母亲几声。母亲倒没生气，而是低声反驳说，孩子还小，长大了再自己做也不迟。还说我兄妹四个，小时候不都是这样带的，如今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事事都会干，也没见你们比谁差呀。我无语，这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送完孩子，母亲匆匆回到家。见洗衣机里还有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，母亲如获至宝地掏出来，放在孩子的澡盆里开始手洗。衣服洗净后，又把脏水收集到桶里，供涮拖把用。拖完地还剩一大桶水，母亲舍不得倒掉，仍是分次地便后冲厕所。我心疼母亲的劳动量，为了减轻母亲那不可逆转的腰疼病，我教母亲试着用洗衣机。母亲可有主意了，硬

父爱无疆

兰琼

周末晚上，厚重的夜幕将长天包围，闷热，没有一丝风。

进娘家门，玄关的一盏灯光依旧亮着。“咋回来这么晚？”父亲迎上来，边说边从厨房端出一碗绿豆汤递给我，转身又进了厨房。看着他的背影，脖子上、脊梁上不断涌出汗珠，跨栏背心湿透了。听着“啦啦”的油锅响，不一会儿功夫，满头大汗的父亲把刚出锅的葱油饼端了出来，嘱咐我趁热吃。

我望着汗涔涔的父亲，鬓角的白发那么醒目，突然心生感伤，悄悄地别过头去擦了擦眼角。记不清多少个夜晚，从上学到成家，每每回家，父亲总是那个等候我最晚的人。那些点点滴滴，盛载着长长岁月里父亲对我深沉的爱，让我无言地感动着。

小时候，父亲一直是最好的玩伴和老师。记忆里，秋千树下回首盈盈的笑声，小溪里的鱼虾蛙蟹和泥人，下雨天穿着他省吃俭用买的红雨鞋嬉戏，童年在他严肃

的目光下收起顽皮。他教会我打球、骑车和画画，用笨拙的手法给我扎辫子，不好吃的饭菜变成他的盘中餐。

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辅导功课，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父亲什么都会做，什么都能做。母亲

那时工作忙，我是吃着父亲做的饭菜长大的。小学跟他吃食堂，初中时，我爱上吃手擀面，父亲总是提前擀好面，等我放学，肉丁加葱花，滴一滴香油的手擀面便热腾腾放在我的面前。高中，我的口味变得刁钻，但他依然把他认为我爱吃的给我准备好，等我回家。

父亲大半辈子默默付出，他插过秧苗，拿过铁锹，握过粉笔，写过文章。他是一个做事踏实、待人诚恳、勤奋朴实、知识丰富的人；他不善于表达，却不乏对知识和生活的体悟。“铁棒磨成针”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……这些语录在我成年后，始终贯穿在我的工作生活中，起承转合，犹如指路长明灯。

人生在世，都会遇坎儿。那年的我经历离婚、失去工作的双重打击，带着年幼的孩子跑回娘家，在父母的羽翼下抚慰受伤的心。伤感、抑郁、皱眉、叹气，父亲看在眼里，没有半句埋怨，任由我发泄，听我倾诉。直到我两天没吃一口东西，他终于发火：“别没出息！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！你怕啥啊，你还有爸妈，我们养着你们！”父亲的棒喝让我瞬间泪流满面。那段人生低谷的治愈，来自于父母那伟大的父爱与母爱，他们给了我坚实的臂膀，让我能够倚靠，并得到心灵的慰藉。

爱有多深，情就有多重。为了帮我照顾孩子，父亲提前办理退休，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，让我的孩子无忧无虑地成长。陪伴了他无数个第一次，教他用勺子、筷子、走路、学语，潜移默化地教孩子做人的道理。用相机和笔墨，记取孩子成长的每个瞬间。15年来，父亲给外孙拍摄上万张图片，细心地分类标注；他坚持每天为孩子写成长日记，自制表格记录孩子每一次的成绩。孩子有一次发烧，冬天的夜飘着雪花，父亲背着外孙深一脚浅一脚跑向医院，全然不顾湿透了的鞋，焦虑担心到一整夜没合眼，耐心照顾直到孩子痊愈。父亲把对我的爱，加倍倾注到外孙身上。

青葱岁月，有父爱的依依相伴；美好年华，有父爱的紧紧跟随。过往的苦涩化成父亲点点滴滴的微笑，驱走生活中的阴霾。如此一个人与你的生命结缘，用厚实的臂膀撑起一片天地，是女儿心中安全而温暖的靠山。这就是我伟大的父爱！

是“倚老卖

老”，说不会用

洗衣机。她不仅说孩

子整天爬上爬下，袖口和裤

腿磨得发黑，洗衣机是洗不干净的，而且

洗衣机里的水洗一次就流掉，多浪费呀！”你在城里养着两个孩子，负担比别人重，更需要节俭。”

拗不过母亲，我只好随她。母亲从苦难岁月中走过来，生活的俭朴已经成了她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一下子不可能改变。我试着改变自己，力争将换洗的衣服不过夜。在母亲早早睡下后，悄悄地用洗衣机把衣服洗掉，送阳台晾好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年轻时母亲总是忙碌的。那时，父亲是村干部，整天忙东忙西，脚不沾家。全家八口人的吃穿住用全部落在母亲的身上，逼得母亲每天都得精打细算。白天顶着男劳力下地干活挣工分，年老后落下静脉曲张症和腰疼病；晚上还要缝缝补补，洗洗浆浆，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计。

忙碌惯了的母亲，到了城里依旧不肯闲着。她试着把去年才学会的织毛线的活计重新拾起，计划在严寒来临前，给我的双胞胎女儿织双毛线靴。在编织中找寄托，在指望中要喜乐。而在指望中喜乐，让这寂寞的生活因此多一些微小纯净的快乐，犹如桥上驰过的车辆、寺间回旋的钟声、空中划过的飞鸟，这样的静寂与喜悦应当是美好的。

家里的饭菜质量不错，母亲却明显瘦了。在我们看来，母亲的敏感与不快与生俱来，她把许多坏情绪都一点点地隐藏起来。住在省城儿子的家里，母亲总是如同客人，无法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。我曾经希望母亲能久欠留下来，但终于无果。在城市里，我不知道如何让母亲的心像在乡下一样安定下来。多少年后，当我们老了，回忆起年轻的时候，或者便易于理解现在的母亲。她虽为儿女付出一生，但却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我知道，

在母亲的心里，农村的菜地和我们的成长是一样重要。这里不是母亲住习惯了的老地方。离开城市后，母亲又能吃上自种的土菜，喝上如同牛奶一样浓酽的米汤。

